

血路周刊 / 瑰章 · —no. 1 (民国27年[1938]1月) ~ [?]

· 一武昌: 王坚[发行者], 民国27年[1938] ~ [?].

; 25cm.

本刊27期起迁重庆.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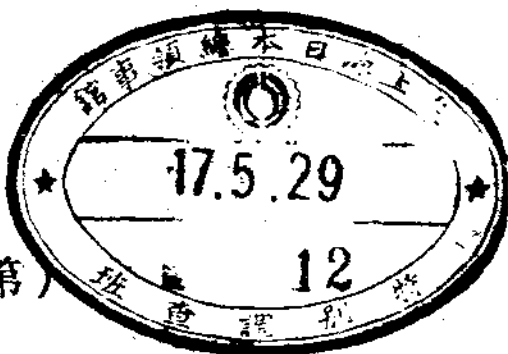
no. 1 ~ no. 50 (1938. 1 ~ 1939. 2)

(缺no. 46)

# 血 路

本 訂 合

第一至第十二期



## 目 要

我們三大主張	陶百川
我們對於黨派問題的意見	陶百川
黨派問題平議	黃旭初
抗戰中的黨派問題	陳獨秀
關於黨派問題之論爭(四篇)	陳紹禹等
國民黨之過去現在和將來(十一篇)	吳開先等
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意見	陶百川
抗戰中的民主問題	吳鐵城
關於民主問題之論爭(四篇)	葉青等
戰時組織民衆及改進政治問題(八篇)	張治中等
民族中心與中心力量	胡秋原
中國教育之回顧與前瞻	陳立夫
試爲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王芸生
國際變局與中國外交問題再檢討(六篇)	陶希聖等
日本對英問題座談會紀實	澄宇驛
香港準備好了麼?	曹沛滋驛
蘇聯出兵問題(七篇)	楊公達
初期抗戰的經驗和教訓(三篇)	汪精衛
大時代青年報國問題(七篇)	馮玉祥等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十五篇)	范壽康
戰局烏俄和國際局勢(十八篇)	翁文灝
馬寅初等	楊家驊
王龍章	王龍章
蔣委員長英文傳記	何鶴雲驛
閻錫山先生訪問記	李良
陳立夫先生訪問記	楊家驊
許世英先生訪問記	王龍章
孫元良先生訪問記	記 者
一個外國人在虹口火線中的日記	張常驛

# 本刊內容：文摘 譯述 創作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考胡) 底到戰抗量力中集中護擁

## 重要目錄 C.3. Q.1.

我們的三大政策.....	陶百川
長期抗戰中政治設施之管見.....	健民
長期抗戰中經濟設施之管見.....	朱義農
試為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王芸生
香港準備好了麼.....	沛滋譯
我在中國教練空軍.....	周尚譯
我——廿七年我們同志的道路.....	汪精衛
我們——廿七年我們同胞的道路.....	邵力子
蘇聯出兵問題筆談會.....	孫慎工
閻百川先生訪問記.....	長江等
余漢謀先生訪問記.....	季良
上海不愁沒有工作.....	慕鴻
平津近影.....	夏衍
我們這個刊物.....	文摘

售價五分  
 預定半年 一元  
 一年 兩元

社長 陶百川  
 編輯人 龍章  
 發行人 楊堅

通訊處 武昌候補街廿四號



# 我們的「三大政策」

陶百川

中華民國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不能再不一致奮起，築成一座新的長城，殺開一條活的血路。

我們何以達成這個築城開路的任務呢？我請提出三個口號：

- 第一，擁護中央；
- 第二，集中力量；
- 第三，持久抗戰。

全國上下，除了漢奸賣國賊，現在無不一致擁護中央，這是鐵的事實。但是我們還得明瞭：擁護中央，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一）幫助政府，（二）服從領袖。前者要做到（一）不和政府為難，以削弱政府的力量，或消極的對政府不合作，祇唱高調，不入地獄，這都不是真正的擁護中央。其次，服從領袖，要做到（一）信任領袖，（二）接受領袖的指導和命令。凡是懷疑領袖，對領袖不甚放心，或對領袖的指導和命令，祇作有條件的接受，或雖接受而陽奉陰違，凡此都是領袖的敵人，也不配說擁護中央。

但是，擁護中央，不是要我們大家都做政府的「順民」；順民有時是幫助不了政府和領袖的。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既要幫助政府和服從領袖，但同時又不能做順民。如何解決這個所謂「矛盾」呢？我以為祇有實行「民主集權制」。舉一個例：譬如

決定一個政策，在民主集權制之下，中央先要博採輿情，並須積極的發動人民來貢獻意見，人民也要當作權利或義務一樣的發揮意見，以供政府的採擇，聽候政府來決定；等到政府決定之後，人民就當一致奉行，不得反對，不得怠工。這樣，政府博採輿情，尊重其公意，人民授權政府，服從其權力，這不單是單純的民主，也不是單純的集權，這是最合理的民主集權制。唯有在這個制度之下，「擁護中央」，才能收到切實的效果。

「集中力量」的必要是人人知道的。在「抗戰第一」的口號之下，力量也應該可以集中。但是我們還得明瞭：集中力量，不是要大家做官。政府不可把每一個有用的人都拉到政治舞台上，人民也不能希望政府都請他們去做官。然而，熱心利祿的人不必說，一部份自好之士，似乎也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做官就是救國，或以為做官才能救國。做官可以救國，這是不錯的，但救國不是一定須做官，而做官也不一定就能救國。集中力量假使必須做官，則其弊害實大於力量之不集中。

集中力量的要點，是鞏固並擴大現在的民族統一陣線，就是時人所說的「統一戰線」。這個「各黨各派」集中於國民黨領導之下的偉大的力量，我們必須加以愛護和鞏固。因此，我們必須相忍相諒相助，避免一切摩擦和可能引起摩擦的一切誤會。我希望每個同志和友人都能仰體領袖「集中國力」

的心，親愛精誠，團結到底！我們要擁護中央，我們也要集中力量。祇想集中力量，不肯擁護中央，這正是我們所反對的；祇是擁護中央，不願集中力量，這也是我們所期期以為不可的。

最後說到「持久抗戰」，或「抗戰到底」。關於這點，蔣委員長說得最透澈：「吾人為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與其屈服而亡，固毋甯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為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墮，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復，即永陷於沉淪！而且「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蔣委員長這番道理，現在已經家喻戶曉，這真是極好的現象。然自德國大使奔走和平的消息傳出之後，民間就發生兩種反響：一是樂觀，一是悲觀。前者以為中國就可重過太平的歲月，後者以為中央就要對日寇屈服。我以為這都是要不得的。第一，媾和不是屈服，一聞「媾和」兩字而就相驚以伯有，這不是認識不足，就是神經過敏。我們對日雖不能希望「光榮的和平」，然若真有一個光榮和平的到來，難道我們也喊「主和者為漢奸」麼？和而屈服，而亡，我們自須反對；和而不屈服，而可以不死，我們似乎不應無條件的反對。求和自然是利少害多，若他人提議而姑與之談，似乎也不必大驚小怪。而且我們的領袖忠勇為國，他一定能為國家民族作最有利的打算，我們既已信任了他，我們不必再要加猜疑，更不可張大其詞，鬧得滿城風雨

（下文轉第三頁）

# 長期抗戰中政治設施之管見



政治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我想這裏不必再加說明。但是今年的政治設施，在現階段的抗戰局面下，不容我們不加以檢討，不容我們不貢獻一些意見。

我們這次是長期抗戰，所以過去六個月只能說是抗戰的開端，今年才正式的大會戰，今年才能決定我們戰爭的勝敗，今年才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重要關鍵。我們在軍事上要陣容一新，我們在政治上也要與民更始。

過去六個月抗戰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挫折，不僅是軍事的原因，同時也是政治的原因；因為政治的設施不能和軍事的行動合拍；名為全民抗戰，但實質上民衆動員的工作沒有做到適合戰時的需要；不論在前方，後方或失地，都未能充分表現出政治的力量。其原因所在：制度方面，機關太多，中央地方的機關不緊密，以致事權不一，指揮不便，平時已覺行政效率太低，一過戰事，大家緊張慌亂，上也者各行其是，不相為謀，下也者索性袖手旁觀，在前方的忙於逃難，在後方的若無其事。在人事方面，不但不能與經驗不夠應付戰爭狀態，甚至有趁火打劫，在暴亂之際，裹括而去，假使我們一查戰區各地的救國公債和地方公款的下落，一定可以發現幾筆大「假賬」！

政府對制度及人事方面的種種弊端，過去未始不加以注意，考試院和監察院的設立，就是要「選賢與能」，除貪去污，但因執行不力，成效太少。

今年元旦行政院的改組，合併機關，集中事權，確是戰時行政的一大改進。但是究竟怎樣才能健全戰時政治機構，政治設施怎樣才能適合戰爭的需要，這依然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在本年度全面抗戰的重要階段中，政治設施既以適應戰爭及加強抗戰力量為第一要義，因此我們主張政治機構應置於軍權控制之下，換言之，就是軍權高於一切。目前即使不將現行的行政系統予以變更，但軍權應如何控制政治，這是不容不確定的。我們主張在軍事最高機關之內設置國家總動員委員會，制定簡單切要的總動員計劃，送交行政機關切實執行。行政機關在這種計劃之內所自定的實施細目及步驟，應送交總動員委員會審查。總動員委員會份子應由行政機關的長官參加，並要有原機關負責人員長期在會工作。總動員委員會份子要絕對健全，萬不能視為失意政客官僚的收容所，這是我們戰時政治的總發動機，不容我們再敷衍了事。總動員委員會如果能發揮其功能，軍事與政治亦可打成一片。

至於軍事機關本身的組織，亦應以簡單統一為原則。我國現行的軍事機關組織，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必須將國家一切軍事機能總攬於軍事委員會之下，才有健全的機構和活潑的機能。我們主張應將簡單的區分為四個部份：即軍令，軍政，軍事訓練，政治訓練四種。軍事委員會的原有作用是掌管軍令，戰時自應仍舊，並加以活潑的運用。

(上接第二頁)

。至於以和為可以過太平的歲月，這顯然是極大的錯誤。「匈奴未滅」，國仇未報，失土未復，即使和平了也顯然是暫時的；太平的歲月，看來不是我們這一代所能享受的了。

以上三點，是我們的三詞口號，也可以說是我們對國是的「三大政策」，欣逢歲序更新的時候，又當本刊發刊的機會，匆匆寫出，願共勉旃！

## 閻百川先生訪問記

季雲

我這次到臨汾以後，深感這裏的空氣比較以前太原時緊張得多，新鮮的多了。為明瞭真相起見，特於二十五日晚間八時許謁閻司令長官於某處，暢談了半小時之久。

閻氏着與兵士同樣的灰色軍衣，鬚髮斑白，比較記者十九年在北平見面的時候蒼老得多了。不過他的精神似乎比較以前更為健爽，而其態度之樂觀與沉着，亦充分的表現出他主張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屈服。

我首先問：「閻先生已提出鮮明的政治口號，這裏近來抗戰的空氣也特別濃厚，希望閻先生能講幾句話，藉以鼓勵軍心民氣，謀抗戰的勝利」，

「可以」，他很和藹的回答。

「閻先生對抗戰形勢認為樂觀的還是悲觀的」

「這要看我們今後的辦法怎樣，我們若能在政治上以民族革命為抗戰的旗幟，堅決的抗戰到底，則前途極可樂觀。所謂民族革命的要旨，就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拿民衆作為抗戰的中

軍事訓練平時應屬於行政院，我們主張應改隸於軍事委員會，使它的活動與軍令部的活動步趨齊一。軍事訓練是要把現有軍隊及預備軍隊加以統一的嚴格訓練，以增加軍隊的戰鬥力，並使兵額補充源源不絕。政治訓練這要把軍隊政治訓練與民衆政治訓練雙管齊下，以提高軍民政治意識，而收軍民一體全面抗戰的實效。

以上是關於中央政治機構的簡單說明。至於地方政治，我們僅提出兩點：第一，地方政治應絕對置於戰區長官指揮之下，這已見於軍事當局之命令，我們只希望其施行，而加強其力量。第二，地方官吏之人選，應擇奮發有爲，足以支持戰事局而者充任之。「厲行廉潔政治」，雖係老調，仍爲切要之圖。我們應該破格簡拔朝氣蓬勃熱心努力的青年主持縣鄉政務，所有暮氣沉沉祇想升官發財的大小官僚應該一舉而廓清之。一面厲行視察制度，督促其工作，而防止其貪污。此種視察人選，或由行政機關與監察機關合作，或全由監察院統籌辦理，均無不可。至於現行地方行政制度，不必加以變更，因爲中國的事，人的問題依然比制度的問題來得更重要，只要任用得人，政務是不難推展的。

在這裏我們要提出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即失地之政治組織是。我們的抗戰，如果在失地能做到的絕對的焦土，民衆能全部隨軍隊轉移，則失地的政治組織問題根本不存在，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的焦土政策只能在市鎮上實施，鄉村方面勢難徹底實行；並且敵軍也只能佔領市鎮及交通綫，鄉村方面不能全部佔領。這裏假定有相當的政治設施，消極

的可以維持安全，積極的可以擴大游擊戰。在過去戰爭中，縣政人員，一聞警報，即倉皇退却，放棄職守，於是傀儡式的維持會即應運而生。產生維持會的背景，不僅是敵人要求它來供其利用，而一般人民在無政府狀態下，亦不得不自動爲類似的組織。這不能專責人民全無心肝的去做漢奸，實因我們未能加以合法的領導所致。我們主張，在某區域一部份或周圍被敵兵侵入或包圍時，縣政府仍應與未退走的軍隊或民間武力密切合作，維持行政系統，並儘量的發動游擊戰；即令被迫不能公開，亦應秘密活動。設法制止漢奸維持會的產生；即令有偽組織的產生，仍應秘密結合一切力量，從事抗戰救亡的工作，使敵人到處荆棘，疲於應付。這決不是幻想，而是可以有效的辦法付諸實施的。（失地的政治活動問題，本刊下期擬專文論之）

其次，關於政治的設施問題，亦即戰時民衆總動員問題，我們主張實施下列幾點：

第一，健全保甲制度。保甲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基本工作。這種制度在戰時尤爲重要。如果組織健全，運用得當，在前方可以支持戰爭，在後方可以維持安甯，肅清土匪，漢奸，間諜；尤其在失地，可以運用作游擊戰的基礎。健全保甲制度簡單扼要的方法，就是選用忠勇幹練人員作保甲的幹部，一掃過去敷衍塞責之弊。

第二，勵行國民軍訓：過去的國民軍訓，祇予民衆以定期的基本的軍事訓練，結果，壯丁訓練的數字雖多，然未能對抗戰發揮很大的力量。我們主張此後的軍訓，應由靜的軍訓變爲動的軍訓，即是

堅力量，這才是弱國戰勝強國的康莊大道。這樣在軍事上所遭費時的部份的失利是不足爲慮的，因爲我們的民衆已經充滿了民族意識，敵人到一個地方貼一張佈告總不能就算亡了我們。而且就敵人的國力言，他雖能侵略我們，然而却不能消化。日本某貴族議員會規勸他們的軍人說，政府還要培養國力二十年，然後才能談到併吞中國。可見敵人的名達之士也承認他們自己的弱點。我們若不能這樣做去，則抗戰的前途就難說了。

「就閻先生觀察，我們今後是不是能舉國一致的舉出民族革命的旗幟，爭取抗戰的勝利呢？」

「現在還看不定」，他遲疑的答。

「然則閻先生認爲今後還有和平的可能嗎？若有意志不堅決的人主張和平，閻先生將持甚麼態度呢？」我更進一步的問。

「在南京陷落以後，和平已不可能了，過去也只聽得說德國大使陶德曼會作過和平提議，別的沒有聽到。敵人這次侵略我們已鑄成大錯，使他們欲罷不能，攻我南京以後，其錯誤愈深，勢成騎虎，他們是不能不將錯就錯的幹下去了，又何能言和平呢？」他肯定的答。

「閻先生對數月以來抗戰的經驗和教訓能爲我們指示出幾點嗎？」

「我們失敗的原因，可以由古人所說未雨綢繆那句話加以解釋，我們過去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責任該由誰負呢？我認爲這已往因於千百年以來政治上的腐敗許許多多的原因積聚到現在來所得的結果，國民黨秉政不久，自然也不能於頃刻之間

受訓的壯丁，應挑選一部份，在後方組織自衛隊，以肅清漢奸股匪的活動，同時不斷的作補充兵的來源。在前方或失地編為游擊隊運輸隊等，直接間接從事軍事工作。

第三，智識份子的訓練與任用；智識份子的國家觀念最為濃厚，同時也是民族抗戰的主要力量。我們對於全國失職的專門人才，智識份子及失學青年，應加以普遍的登記，適宜的訓練，而予以相當的工作。名義不妨稍優，待遇不妨略低。我們過去抗戰的挫折，在前面已經說過，不備軍事的原因，同時也是政治的原因。如果我們任用成千成萬的智識青年，以代替一部份貪污土劣，從事戰時政治工作，其所收的效果，是可以預約的。

最後，我要提出一個薪金改革問題。在這樣抗戰的嚴重局面底下，各機關從事職員減薪，然薪給仍然不合理。薪額雖然打了折扣，而高級官吏的公費特別費的收入，每日的數字，較之一般大學生所希望的每月最低限度收入為多，換言之，就是高級官員的收入，養二三十個大學生而有餘。因此，在戰爭期間不應有的腐化奢靡的生活，仍然充滿於各機關中。至於因戰爭而趁火打劫者尚不在內。我們並不希望薪給完全平等，但差額太大，以致一面養成腐奢淫佚的生活，一面使國家對有用份子不能給以最低生活費，使其為國效命，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這次抗戰，真是國家安危，民族存亡之所繫，我們的政府正在苦心孤詣的籌劃挽救危局的方策，我們願把我們的意見提供政府和民衆的參考。

### 十一月十九日離京有感 梁寒操

驅車離京出關  
回望松楸一法然  
此去好籌長抗策  
紫金靈爽視中原  
興國昔曾憑赤手  
救民原矢瀝丹心  
黨魂復起應有日  
未信神州遂陸沉  
從來禦侮非憑險  
幾見興邦祇藉兵  
教死教勞今後事  
能圖衆志乃長城

### 槍執在我的手裏

郭源新

槍執在我的手裏，  
槍，是我的光榮，也是我的生命。  
不浪費一粒子彈，  
見一個敵人便給他一粒！  
寒光雪亮的刺刀，  
要飲喝的是敵人的血。  
我倒下了，  
但一同倒下的我的槍。  
有一絲氣兒在，  
敵人可別想碰一碰我的槍。  
槍執在我的手裏，  
槍，是我的光榮，也是我的生命。

挽回國運。九一八以後，我們的國家雖然已有準備，但無適當的準備，還是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百年來在政治上既然不能現代化而培養國力，欲在目前求得軍隊之現代化而戰勝強敵，那自然是很難的。所以這次在戰略上戰術上甚至在戰鬥上都表現出許多的錯誤來。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當為軍事上失利的重大原因。最令人痛心的是軍紀不良，戰敗以後的軍隊到處亂來。我們不怕失土地，最怕失民心，軍紀不良為害最大。南京有人說，曾經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然而沒有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我說，我不惟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也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自古以來，凡戰敗的軍隊無不如此。

「然則今後我們的辦法應該怎樣呢？」

「我們首先要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則軍隊之現代化自非難事。若是專求軍事之現代化而忽略了政治之現代化，那無異捨本求末，還是無濟於事。」

「怎樣才能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呢？」

「我認爲在目前抗戰中，中央政府要提出第一等的口號來，團結國民中第一等份子即最具抗戰堅決意志的份子，於這一口號之下，為政治機構和抗戰的中堅力量，則國民中第二第三等份子自然會跟着前進。譬如鐵路上的列車，只要有了火車頭，則車皮就是老一點都可以託着走的。中國四萬萬人若有一百萬第一等份子團結在政府領導之下，則三萬萬九千九百萬其他比較落後的份子自然也可以跟着走了。反之，假如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口號是第二等而不是第一等的。那麼國民中第一等份子的政治態

# 長期抗戰中經濟設施之管見

朱彞農

我國抗戰迄今，歷逾半載，津滬青濟等之重要工商區域，相繼淪陷，我國經濟，已發生空前未有之大變，舉凡生產消費交易分配諸機構，完全失其固有之常態。在此艱難環境之下，我國法幣，對外匯價，尚能維持相當之穩定，對內物價，亦未發生劇烈之變動，此固為上下一德一心共赴國難之表現，亦國際切實合作之效果，而財政金融之處置得宜，亦為其主要之因素。

我最高領袖已抱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之決心，我國國民經濟，將因戰事延長而入於新的階段，為適應此種環境起見，今後之經濟政策，似不能不從速有所決定。蓋抗戰力量之強弱與能否支持長期抗戰，當以經濟力量之強弱與能否長期支持為關鍵，此吾人所應深切注意者也。

抗戰以來，中央對於財政金融，雖已有緊急之處置，而其最苦思焦慮者，厥為匯價準備之充實。惟長期抗戰，外匯似當以穩定為目標，而價格的統制貿易，實為要圖。蓋吾國如能將土產儘量設法外銷，對於非戰爭所必需之貨品，儘量設法減少其輸入，則外匯之充實與穩定，固較易操勝算。誠以依目前狀況而論，普通外貨輸入已漸形絕跡，所成問題者，國產貨品，能否源源運至國外市場，以換取外匯，為政府購買戰備軍械必需之付款耳。

滬津青濟等處之工商區域，既受敵軍蹂躪，則我國產業之向內地移動與復興，亦為目前急切之問題。但工商業受戰事之影響，固定資產，既已大受

損失，而流通資金，又以金融緊縮，無法籌措，在政府方面，急應統籌籌劃，為產業復興之計。論者每於戰時憂慮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但以過去數月之現象言之，除生活必需品如米煤等因交通不便，無法運入接濟之區域而極端上漲外，其在內地，則頗平穩，或反下落。此固由於交通阻滯運銷不便之故，然內地之產業衰敗，原料消費減少，亦其一因。是以政府應在可能範圍內，大量供給資金，補助後方生產，增進抗戰力量。

籌措戰費，不外發行內外公債，提高稅率，及適度的通貨膨脹三者。抗戰開始後，我國已發公債五萬萬元，今後戰事延長，需款尤巨，增稅之法，實屬緩不濟急，無已，祇有採用適度的通貨膨脹之一途。雖通貨過分膨脹，當然弊端百出，若為適度的及有限制之膨脹，而加以相當之管理，自可無害而有利。若或以為膨脹開始，即將無法限制，似不妨另發行一種國庫券，為支付之工具。國庫券雖在市場可與法幣有同等效力，但不得以之購買外匯。如此既可影響法幣之信用，而市場又多一付籌碼，使產業資金，得以充裕，此在財政當局之運用如何也。

「八一三」事變之後，財政部即限制提取存款，此殊非最妥善之方法，如以防止資金逃避為理由，則大量資金之逃避，早在戰事暴發以前。且防止資金逃避方法正多，何必用限制提存之一法。因限

望不能滿足，自然就要與政府對立起來，甚至於使革命政府不能不制裁他們，這樣一來，國力又要消耗於對內了，如何還能夠抗強敵呢？前邊我所說組織訓練和武裝民眾，並不是對全體國民言，而是指那組織訓練和武裝國民中第一等份子，這就夠了。要普遍的把國民加以組織訓練武裝，不惟困難且亦無意義，這就是在目前抗戰中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最要法門，我們果能這樣做去，敵人侵略我們固然是我們的大不幸，可是要從另一方面想來，却是敵人幫助我復興民族。

他繼續說：「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這種大統一的國家雖然有了很大的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是世界史上實所罕見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眼光專門對內而不對外，時時都在防他的老百姓造反，不求進步，歷代都是如此，便形成了一種腐敗的政治，政府成了專門壓迫人民的機關，後世一旦要反其道而行，自非易事。譬如，歷代政治腐敗，減輕人民負擔這一問題成爲強有力的輿論，數千年來幾乎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救民之道。現代的國家就不然了，牠不但減輕民眾的負擔，還要加重民眾的負擔，以爲國家富強之基。你看歐美各先進國家那一國的國民不比中國人民的負擔重？法國英國那一國的苛捐雜稅不比中國多？可是中國就沒有人敢提倡加重人民負擔。你看全國的報紙那裏有登載過這類議論的？去年太原的報紙上曾經登載過，那不過是政府無迫的結果。我們的政府要取消苛捐雜稅，全國報紙也一致擁護這種辦法。我曾對孔庸之說過，取消苛捐雜稅就是取消國家的富強。過去因爲政治腐敗



，調提積之故，人民反起恐慌，本不欲提存款者，見此情形，將因不能預料其結果，而逐漸設法提款以籌備。而巳提取已籌備者，且不敢再存，以防受其他意外之虞。一面減少人民之信心，一面減少資金之周轉，即對於募集公債，亦有莫大之影響，似不如從速取消之為愈也。

抗戰後經濟政策應行之最顯著者，除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外，則為三調整委員會之設立，及中央信託局兵險之承保，——設立農產調整委員會，收購農產，以活潑農村金融；設立工礦調整委員會，為廠商謀生產，為鑛產謀運銷；設立貿易調整委員會，調整重要商品運銷國外，以換取外匯。如能向預定之目標做去，自為抗戰有力之機構。果能切實調整，善為運用，不獨有利民生，亦增進外匯穩定之一良策也。

以上所陳，係就現時重要經濟設施，略陳梗概，至西南國防經濟之建立與工商組織之系統化及健全化，則其關係抗戰前途，尤為至深且鉅，固亦不可不注意也。

##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 廿七年元旦滬漢途中

龍章

### (一)

辭除子載還家鄉  
佳節多從客裏忘  
滬漢風光成異域  
兼湖草木豈天堂  
拋開斧鑿程千里  
層上戎裝志四方  
諸君毋為任土念  
實龍有日新稱瑞

### (二)

爆竹一聲歲序新  
湖漢道上步征塵  
願與入寇同抗敵  
志士投標登惜察  
腹內終朝驚鐵鳥  
哀鴻何處禁天倫  
遙知慈母思兒切  
忠孝難全兩地身

才有減輕人民負擔的要求，現在我們應該澄清政治，消除貪污，節省開支，不應該只以減輕人民負擔為富強的方法。這種結果，將適得其反。由這一事證明政治上的改革，要一反兩千年來的積習是很難的。不過，只要我們肯做，事情沒有做不到的。譬如蘇聯，人家埋頭苦幹，一個五年計劃便富強起來了，到現在便無人敢侮。這便是未雨綢繆的成績，我們今後也要打起這種精神來。

「閻先生目前創辦民族革命大學是不是「製火車頭」的意思呢？」

「不是的」，他說，「那是一種臨時救急的辦法，為的改造地方軍隊，所謂「製造火車頭」這種事情非由中央政府去辦不可，地方政府絕無這種力量的。」

「晉南目前的軍事形勢怎麼樣？敵人最近是否要南犯？軍隊的整理已就緒了嗎？」我繼續發問。

「軍隊的整理已差不甚麼了，敵人最近由雁門關向太原集中，由正太路運到糧次方面的彈藥也不少，似乎已有南犯的準備，今天敵人分三路向遼縣和隴方面進攻，已被我們打退了一路」。他答

「就閻先生觀察，敵人數月以來對我們作戰已耗去了多少力量？」

「日本够兵役年齡的國民，至少有三百六十萬，至於能參加戰鬥的兵力，也有二百多萬，今後對我們繼續作戰自然還有力量。不過他們的兵力有準備對蘇聯的有準備侵略我們的，決不能傾全國之兵以謀我。數月以來他們把原來準備侵略我們的力量

# 試為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王芸生

我是本月十五日來到漢口，到這裏行裝甫卸，便讀到一位青年朋友徐芸書君，預先寄來的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觸及當前的許多問題，我認為有把它發表並加以公開答覆的必要。因為這封信內所提出的問題，是一般知識青年的共同苦悶，而我所要說的話也未必是一個人的私言。

抗戰到了今天，我們在各方面的缺點均無情的暴露出來，我們只有勇敢的接受因此所得的教訓，萬萬不能悲觀，因為悲觀非但無用，將更害事。

在抗戰開始以前，我未曾主張過政府立即抗日。我深知中國的建國運動與日本的大陸政策的衝突，遲早必會爆發，可說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但總希望我們的建國工作做到相當的程度時再爆發，則我們的抗戰將更有把握些。在抗戰開始以後，我們便絕對不可再有別的話說，惟有從各方面盡力，以支持抗戰的利益。

你說：「在抗戰以前的一個時期，覺得言論界知識界領袖有一個任務，即開發中國現代史的進步的潮流，使國民認識國家是有前途的，建國運動是應該擁護的。」我覺得在抗戰後的今日，言論界知識界也一樣不能卸除這個任務。這半年來的抗戰，即使我們已受了相當的挫折，這挫折也是有了近幾年的進步機能受到的；否則，說不定不須敵人實着意刀便可達到他們的目的。在一切技術細節上，尤其歷史功罪上，我們以後儘可對政府有許多客觀的批評；但在目前，我們做國民的，惟有對政府支

持下去，盡力支持下去，并且要徹底認識這點支持下去的熱誠與勇氣，便是我們國家的絕大進步。我們惟有在這個基礎上，更接受抗戰以來的一切教訓，克服內外的一切困難，國家必能在血跡魔障中走上一個光明的前途。

抗戰將發展到何等結果？我認為，在我們這方面，絕不能接受亡國的條件，對方在瘋狂的狀態下，也絕不會給我們一個光榮的和平。一般人多憂慮屈辱妥協，我則不然，因為所謂妥協，從各方面去觀察，皆無這種根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惟有繼續抗戰下去的一條路。一般人太把日本看輕了，因而發生「一抗必勝」的幻想。懷着這種幻想的人，看似堅決，其實脆弱，抗戰初期的一些當然挫折，便可使他們震憾失次。日本是東方的巨強，我們不抗則已，如其抗之，便必須準備接受一切當然的苦痛。我不懂得軍事，且毫無研究，單從直感上講，以兩國軍事力量的懸殊，我們如果抗戰，則沿江沿海的被佔，可說是難於避免的。今後抗戰發展，說不定沿江沿海的土地還要喪失，我們要在內地各省維持住政治中心，一面繼續抗戰，一面加緊訓練新軍，把軍事長期的支持下去。日本縱能暫時佔據住我們沿江沿海的土地我相信絕無充足的兵力來控制全中國。只要我們能保持住一個維繫全國的政治中心，從各方面努力支持長期的軍事對抗，以待環境的變化及敵人的崩潰，是很有可能的。你問我「政府究預備作到什麼結果？」我不能直接知道

已經耗費殆盡了，今後要繼續侵略我們，自然要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若能持久下去，自然有取得最後勝利的機會。當折口戰爭開始之時，敵人原聲言數日以內要打敗我們，但攻到第六天還沒有攻下來，日本國內輿論大嘩，非難之聲四起，認為「皇軍」太沒面子，不允繼續由國內增兵，因為他們不能把準備對蘇聯的力量儘量犧牲於中國。折口戰事延長到二十三天，日本軍部和敵指揮的高級將官無不著急，不幸我們因戰略關係而撤退了，予敵人以機會。敵人下太原以後，馬上調晉北之兵於上海。可見敵人此次對我作戰始終是以一部份有限的兵在各線上調來調去，我們若能於守住上海和折口之時，由平漢線北進，突破敵人一路，則敵人之失敗亦意中事，可惜平漢線沒有能及時進攻。」

至此，我因閻氏尚有要公待理，乃匆匆告別。

## 余漢謀先生訪問記

慕鴻

一個星期日（十二月十九）的早晨，二次的空襲緊急警報也響過了，我坐了一部車子，向東山方面進發。

不一會，車停下來了，門口的衛士跟我打了個招呼以後，把我讓進去了。原先答應給我們介紹會談的鍾天心先生，他正在余（漢謀）總司令底會客廳裏等候着我，時間是我們早約好了的。

余總司令下樓來，跑到我們座談着的客廳門前來了，鍾先生介紹完畢以後，我們深深地作一次初度會談的握手。

我坐在正面的沙發上面，余總司令和鍾先生分

政府的意思，但我覺得政府應該這樣做，我們做國民的，尤其應該維護並努力政府去這樣做。

你問我：「中國建國的中心力量如何？什麼是國家？國家是以強有力的統治為基礎呢？還是以一個烏合之衆式的聯合為基礎？」這不用我答覆，在你發問的情緒中已充分表示出「是」與「否」的認識了。對於這一串問題的認識，我與你是大致相同的。我們的建國的中心力量，是寄託在全國國民純粹的國家意識上的，它的表現方式便在於能够接受這種意識並有力執行這種意識的統一政府。在這次抗戰過程中，全國人應該痛切感覺到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了，並認識了什麼是國家及國家之應該實愛。無疑問的，國家應以強有力的團結為基礎，烏合式的聯合不足為國家的強固基礎。

我與武漢後，看見幾種刊物上正在紛紛討論着內部的團結問題。這自然有客觀的根據，但在我的個人感情上，總覺得這已是現在所不應有的現象。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問題，抗戰。到現在還來無意義去討論團結不團結聯合的不聯合問題，真是令我們做國民的難過了。上月我曾寫了一篇題為「加強內部團結」的文章，其中有兩節說：

「到現在，軍事情勢日益嚴重，抗戰前途日益艱難，我們更要加強內部的團結，不許發生一點內部的障礙。我們要絕對維護這辛苦結成的中心勢力，不許發生一點離心力。到這時候我們再不要對政府懷疑了。我們對於政府的一切，不論加以善意的檢討，以增進活力，萬不可加以無端揣測，以削弱自己的力量。大家要

認清，這一點中心勢力，是我們的強鄰所最不喜歡，我們便必須對它加倍愛護。我們要在統一團結的局面下，而向強鄰爭生存，或者與強鄰殉。……

「日本正用兵力繼續奪取我們的土地，在各地方製造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權，假使我們的中心勢力再被他摧毀了，那簡直就是全中國的毀滅。在這嚴重關頭，我們中國人要堅強把持住國家的意識，不為威脅，不為利誘，不助外人來做毀滅自己的工作。同時，更要認識清楚國家的危機，泯除意見，相親相諒，共同維繫國家的生命。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要結成一個團體，像一塊巨大的金鑽石，透明透亮，堅硬不磨！」（十二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在大公報滬版宣告停刊的那一天，我還發表了一篇「不投降論」，其中有一節說：

「現在萬鈞國難的重壓下，凡是中國人，已無黨派的分別，政見的異同，惟有一致奉中華民國的正朔，擁護蔣委員長所主持的國民政府。政府要戰，大家絕不投降；即使國民政府退入苗山，大家亦唯國民政府的馬首是瞻。在平時，大家對政府的措施縱有不滿，對政府政見縱有不同，到今天，一切無話說，惟有同舟共濟，生死榮辱，一切與共。」（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這些話都是我在孤島上的吶喊，現在把它搬到武漢來複述一遍，或者不無需要吧。這些話，好像

坐了左右的兩張椅子，還是我首先開口發問：

「現在報章宣傳敵人要進攻華南，一般民衆心理不無影響，所以我要不揣冒昧地來打擾一次，好聆採廣東的最高當局底意見。」

「關於敵人的南侵北擾，這早是我們意料中的事！」他在嚴肅地，語調卻是緩慢而又清晰的開始說話了，「我們底軍事方面是早就準備好了的；不過，我們更進一步，注意民衆的總動員！所謂全面抗戰，單憑着軍事的力量是不夠的。」他說這幾句話的態度是異常堅決。

「我們不怕都市失陷，祇要農村呼應得好，農民聯絡得好，敵人那裏敢深入呢！」——這話一點都不錯，我們當然不是放棄都市但更須注重農村。老實說，我們過去幾個月的小吃虧，都是這裏的一個問題，都市裏的民衆運動工作固然不夠，而農村裏的救亡運動，還簡直是沒有發動起來呵！

「我們要派員指導民衆，組織民衆。但是，在這個組織與訓練底過程裏，仍然是以民衆為主體的，我們充份地鼓勵他們公選率領人。比方他們公認誰是領導者，那，我們是不管那一位過去是否在地地方佔有勢力的，我們通通樂予登記，替他們負責辦理跟鄉鎮領袖聯絡的工作，這麼一來，他們在本鄉裏可以自衛，在同一區域裏，可以取得聯絡，那不是力量很大嗎？要是敵人進來了，他們隨時有被襲擊的可能，他們休想深入內地！」他說到這裏，鍾先生也補充了一點很寶貴的意見。

我忽然記起了我們鄉村裏很多的槍枝，於是接續下去說：

是主張無條件的支持國民政府，這無論在主義容觀方面我都承認。這是一個大前提，其他一切，如人事的調整，機器的健全等，都是技術問題，都須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忠誠單純的進行。我在談團結建國時主張擁護並培植這個中心勢力，在支持長期抗戰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如此。我對於政府的措施並不完全滿意，在「芸生文存第二集」裏有一篇未曾發表過的文章，題目是「沈痛的自譴」，在那篇文章中，我會沈痛的討論到政府幾點重要的缺失，並會沈痛譴責自己對於政府缺少了批評功夫，「沒有嚴正批評的愛護，結果變成了姑息」。直到現在，我還是對政府下嚴正批評的責任，但同時痛感對這點中心勢力有萬分愛護的必要。假使說這一點心情是近於「偏私」，而這一點「偏私」却發生於我對於國家的熱情烈愛。誰是孤臣孽子？他會了解我這一點心情。我對於國家的前途，認為大家應該維護住國家的中心，接受抗戰以來的一切教訓，從各方面來充實並改善我們國家的內容，由抗戰到建國，都應該循這一條大路。你說：「中國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中心，它具遠大清楚的眼光和自由的意志，那麼中國無論環境如何惡劣，都不愁無辦法。」我完全同意。

講軍事，我是外行。你懷疑「能否真正接受教訓」，我相信血決不白流。這半年來抗戰的一切的經驗與教訓，由領袖到中下級將士，他們必能全部或一部的體認與接受。不如此，還成爲有頭腦的人嗎？

講外交，無疑問的，我們未曾做下適當的準備功夫，甚至把力量用到相反的地方。這問題較爲具體而瑣細，現在可不詳談。總之，我們過去太不懂得什麼是外交。鄭處晉蔡兩太之間，一個子產能使強鄰敬畏，指國家於磐石之安。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不修內政，不備外交，結下強敵，而無實友，甚至把國家安危隱憂寄託於國際均勢的迷夢之上，自然要遭到今天教訓。現在國際不少朋友對我們幫忙，這可說完全由於人類的同情及各個的利益，並非是我們的外交取得的。今後的外交趨向，首先我們要在已務上取得旁人的敬重，再加日本軍閥的瘋狂，我們的朋友將逐漸出來。自然，我們在外交技術上還須用力講求。

我會一再呼喊中日問題的根幹在於文化，談到文化，真够我們覺悟懺悔的，而且我們建國工作的根本致力之點。我們在現代文化上落了伍，自華盛頓會議以來又失去了自力立國的精神。我常說，文化是國力的總和，我們對於現代文明只取選了一些皮毛，教育無方針，政治無法制，軍事無國防，經濟無基礎，一切現代國家的立國的條件，我們皆有極大的缺點。兼弱攻昧，是侵略者的手段；假使我們不弱不昧，還怕野心國的侵略嗎？這一點不僅要責備我們近百年來的政府及國民，同時更要痛切喚起我們知識界的羞愧懺悔。我們要使中華民族不列入失敗之林，將來不成爲歷史的死亡詞，從現在起一直到我們的萬世子孫，都要老老實實認真從文化上努力。這一項做不完的工作，不僅將使我們戰勝一切強敵，且將使我們的民族永遠繁榮存在於宇宙之間。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九日於漢口。

「我們新會台山一帶的民間槍枝是很多的。這些力量能够運用起來是多大的呢！」

「是的，全廣東省的民間槍枝總有四五十萬桿的；一向說是有八十多萬，但這數目恐怕還不正確，五十萬之數是少不了。我們果能動員起來，這是何等的威力！」

「現在，我們底辦法是確定了，民間的槍枝始終歸爲民有，政府是決不收取的。政府軍隊的槍枝，難道還不比他們多，比他們新式犀利嗎？但我們從來也就不會作此想的，因爲這麼辦，不但不能夠增加軍隊抗戰的力量，而且是還減少了民間的抗戰力量。抗戰是需着全面，萬不能把武力集中於都市以至任何一個地方來的！」

「政府不祇是不收取他們底武器，而且還要負責賠償和獎勵。比方爲着抗戰失掉了一枝槍，政府決定是照價賠償的，甚至虛耗了若干子彈，政府仍舊照數發給。還有，政府不但不將他們自置的槍枝收取，要是他們搶獲了敵人的輜重糧食，子彈，槍械以至炸彈大炮及其他一切軍用品時，仍然通通歸他們所有，政府全不過問，而且還要積極的獎勵他們！」

說着，他笑了，我和鍾先生也笑了。真的，我們很希望有這麼一天的來臨！你看，廣東的民衆們奪得了敵人的軍實了，領獎了，領獎了，多快樂！

「廣東的人民是欺侮不得的！一來是他們輪廓富有愛國家愛民族的質素。大家說，廣東是革命策源地，這意義純粹是民族質素所造成的。二來，就是剛才說過的廣汎的民衆武力。我們在鄉間隨處都

# 香港準備好了麼？

G. M. M. 沛滋譯

四月來世界論壇多側重在上海，但香港會不會變成「上海第二」呢？這問題，祇以日軍由京滬線紛調華南這一報告來看，即可獲一正面答案：「會的！」香港——這殖民地，第二直布羅陀，世界聞名的官島——在現在，是遭受着日本正面的威脅了。

倫敦方面也說要加強香港的軍備，不但將原定防禦工事完成，並且實施新海防計劃。保衛太平洋（連新加坡檳榔嶼等處在內），要費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第一先充實遠東中國海面的主力艦隊，增加魚雷艦，航空艦，驅逐艦，補助艦，其次，在外交上，與葡已默契一切，將澳門（葡屬軍事要地，距香港不過四十英里）已劃成聯防線。

局外人對於香港之銳意準備務使成爲「準直布羅陀」絕未知悉。當然，此種準備，絕非可以輕易輕視。大不列顛當局對這要塞固從未鬆懈，即住在香港的人也夢想不到。不過，牠的代價，已足與新加坡相等。據這樣，就算日本吞了整個遠東的話，香港終於是牠的滑鐵盧。（註：拿破崙失敗處。）

現在所謂香港，絕不是一八四一年僅有三十二方英里之一孤島而已，現在有無數的小島嶼，都在牠的懷抱中——像「Lagoa」，本身就比香港大，近廣東的新特區，面積有三六〇方英里，一八九八年起租，約期九十九年。所以，香港不僅是遠東海航要道，她是把握珠江流域水陸命脈的華南商業中心

。無怪其在各要隘加強武備，以防威脅。論商業，論軍事，香港確有其得天獨厚之處。

爲了中國，會反抗，香港確安睡了好些年。可是近二十年來之風雲變幻，她不再靜下去。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雖然沒有波及她，但一九三五年日本禁行的結果，却把她的防護預算增加了五，〇〇〇，〇〇〇磅。

目前，香港已完成上項預算中之秘密軍備。今春的大演習，是檢閱計劃完成後的成績。爲慎重故，禁止非英陸軍部人員攝影。而檢閱結果，故作一漫不經意的公告，上有「相當滿意」四字。

話又說回來，香港這兩年究竟怎樣？先講道路吧！香港在這兩年中，不知開了多少新的路。老實說這不是爲了交通，更不是爲了風景，目的却在道路本能以外。重要的支幹線路而鋪得極考究，且無一不適合於輕重槍砲位置的擺設。香港本身如此，九龍新特區也是如此。要是你有興走向那些路的話，巡捕會問你：去幹甚麼？會問你是不是新聞記者？會得告訴你這些路是不給人走的！哦，香港竟有許多不給人走的路！不，不過祇是不讓局外人走，而且，局外人要無條件的避開那裏。

從匯豐銀行的窗洞裏望向那些新開闢的路，愈望愈感「神祕無極」。這一條條的「有思想不到的効力」羊肚腸的滋味，日本人會有一天要嘗到。

香港的義勇團，不像從前那樣官樣文章，現在

可以看見民間的槍枝，難道此類還不盡量運用。要等到敵人來時，像收柴般的檢去嗎！我們的槍枝動用起來時，可以殺敵致果的，要是收藏在那裏呢，給搜到了，槍固然是沒有了，就是個人的性命，也沒有誰人可以担保的！

最後，他談到應斷事變與聯絡招應的問題；他主張敵人還沒有打進來時，農人們還得是依舊來耕種，工人們依舊做工，商人們也在管理他們的生意，祇須把搏鬥的技術，練習得好，取得共同的請求就是了。未到作戰時期，還是各人往下繼續去生產，因爲他們的崗位是固定的。重要的國防要區，自有國家的軍隊來相當，祇敵人到時，大家起來就是了。

「我們要爭大氣，打日本，不要爭小氣，報私仇，來打自己人！一般的鄉民也許還有了、少的民族和房界觀念存在的，比方爭地界啦，祖產啦、……等，如果集備了槍枝，起來要幹這門無聊的私鬥，那是政府必須絕對禁止的！我們不容許鄉間有半點兒土豪劣紳勢力的存在，我們更不願意國內有絲毫的官僚政治的發生！如此下去，我們底抗戰前途，勝利是佔有絕對的把握的！」他用雄辯雄偉爽朗的語調來把我們這次的談話來結束。

「余總司令給了我許多高明的意見，和很切實的辦法，我相信一般的民衆聆悉了，必然是很安心和快慰了。」

我們在余先生剛才喊我進去的弄堂門口跟余總司令辭別了。在車上，我跟余先生談起北伐時代第四軍裏面的四位出地的人：現在的雲挺，黃琪翔的兩位，都在前線跟敵人拚命去了，我們在等待着余（培南）的兩位，在華南國防前線建樹爲國爲民的功勳吧。（廣東新報第二版）

是經過調整而大大擴充。時時操演。命令由英軍部直接頒布。各種配備。現已達到名符其實的願望。

至於正規駐防部隊，業已全部機械化，十六寸口徑以及大小槍砲均重行配備堅固。要是你看到香港那已設置的砲位，(一座有極好的路，隧道，八寸口徑，絕佳位置的砲台)，你會懷疑連這樣大的傢伙，竟會不合時代需要而遭棄棄，並且想得出新築的砲台的威力，是何等偉大！

眼前，正是工兵們努力裝置地下砲位的時候。他們總是朝出暮歸，歸來總是精疲力倦。要是問他幹些甚麼，他總是說：「亂七八糟，莫名其妙。」但從他的衣服上的污跡來推度，他一定在九龍，香港，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泥濘裏，荊棘裏，三和土裏秘密工作。他永不會告訴你他的工作所在，也不會露出那十六寸口徑的傢伙的移藏所。他至多帶着滿足的神氣肯定地說：「日本若犯香港，是她在找死！」像這樣的豪語，當然有牠的實力背景。

香港的空防(防台洞及母艦上飛來的日機)，要算最完備。不但空軍及防護團比以前增加一倍，而最新式的測音機，其完美更無可倫比。高射砲的口徑，不過四寸左右，而其效能可及一立方里。以此項機械，完成火力網，那裏香港，其欲射擊飛機，可毋須掃準而自命中。測音機可以測出飛機的位置，速率，方向，航程，高度等等。舉例來說：既測得飛機在10500呎飛機內，立發射擊命令，幾秒鐘內，即能發揚其火力及於一二立方英里之範圍。像這樣，就是天空中的小蚊蟲，也都會被打下來的。英當局並不專顧高射器就算有了空防。皇家空

軍(R.A.F.)補充得很可以。人們都知道香港祇有一個飛行場！而且是商用，歐美的航空站！事實上，香港起碼還有一個飛行場，新特區至少還有兩個。目前香港有三〇〇架以上的飛機，駕駛員及軍事配備，無不齊全。

我親眼見過香港空中有七盞燈，那無異說：至少有三架飛機在夜航；此外還有三架沒有燈的。說時遲，那時快，探照燈萬盞齊明，一道光發現飛機，五六道光立即跟隨，六七架飛機追逐翱翔；極瞬間，發現敵機兩架，五六道光死釘住牠。像這類表演，在兩星期前無間晴雨的夜裏都試過。

要是遇着敵機胡亂投彈的話，香港有的是防空壕和避難室。兩星期的演習，有過一五〇〇〇〇市民參加，倘遇夜襲，香港早就練熟了「燈火管制」。香港看起來是海軍根據地，她算是有她的準備。艦隊調動遊弋，日夜不息，忙極忙極。過港的人們，大概都會看見。

香港的主要軍港，是在三〇〇〇尺高度的叢山下，牠有十英里方圓，是世界最好軍港之一，所以叫牠「第二直布羅陀」。港內有軍用船塢，海軍貯藏所，經常停泊之艦隊有兵艦二十五艘，可是再多也可以，再大再行，此外還有許多許多乾船塢，可修理兵艦上任何部份。

算得摩登的美國的巡洋艦奧格斯特(Augusta)以及亞細亞艦隊(The Asiatic Fleet)其配備仍趕不上遠東英艦。香港港裏停泊的艦船最最新式的魚雷艇，驅逐艦，水雷敷設艦，掃雷艦，補助艦等。船塢裏仍在加工製造。

香港可供美法二鄰使用，因為美法在遠東實在沒有好的海軍根據地。所謂夏威夷，安南，遠不及新加坡與香港；馬尼刺關島設備毫無。新聞界會累以此問題之嚴重，促英海軍當局之注意。倫敦也會與荷蘭訂約設遠東的合作，但是否為了香港，不得而知。

為了保衛香港，她還有最新式的兵工廠，槍炮的食糧不成問題了。大量的無線電台，早已佈置好。素成問題的香港飲料，現已築好 Julliee Dam 蓄水間，完成戰時準備。食品一項，業已充分準備，足夠應付。

總之，香港是在準備發生意外了，意外或許會發生。為了遠東在繼續受人威脅中，英內閣積極注意，拼命加強香港武備。過去英日論者，曾異口同聲地說過：「英日關係，以香港為第一線」；為了這個，才加強香港的軍備。香港也許會失陷於日本之手，果不幸如此，新加坡才是真正的防線。

香港之銳意準備，外表仍是假裝鎮靜，外交界也瞞着。所謂日本威脅遠東，實際是威脅香港，不久以前，英日同盟，鬧得轟轟烈烈，可是最近，皆極大變。像上星期東京方面竟教我們好生地管理殖民地，警告在港抗日運動，再拿日艦擊沉漁船，轟炸英人商船！像無湖事件。日本變了，環境已今不同昔，日本指揮刀的方向，已充分暴露出來了。

香港目前狀況如此。列強在華利益不能說不要保護。「上海」或許要變成遠東蘇利耶那(Sarinovo)。(註：奧太子被刺地世界大戰爆發後)若不是「上海」，那便是「香港」！不過，總之，香港是已經準備好了。(譯自密勒氏評論報八十三卷，三)

# 我在中國教練空軍

John H. Jouett  
周 尚 譯

作者係美國空軍中校，年前曾在我國協助建設空軍並教練中央航空學校飛機師。本文爲其對於中日兩國空軍實力的比較判斷，原文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份 *Oceanic* 雜誌，題爲 *What Planes Over China*。我們欲知我國航空怎樣發展？軍用飛機場怎樣開拓？空軍教育和航空軍醫是怎樣來的？我國飛機究有多少？東戰場北戰場的航線怎樣應付敵人？戰時日本的局面是怎樣？戰時日本民衆是不是犯了寒熱病？日本航空對天皇是怎樣？日本空軍欠缺的是什麼？日本化多少錢辦理空軍？日本現有多少軍用機？日本空軍攻打中國能夠得到些什麼？日本飛機被中國毀滅了幾多？諸如此類的問題，可於本文得到一些解答

(譯者註)

這是我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於一九三二—三五年充任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空軍顧問，並指導三百五十個飛機師的訓練，他們現在正在趕走日本的飛機并作戰場上的警衛。

坦白的說，我獻身於中國，襄助組織中國空軍，成立航空學校，實在是一件不十分高興的事，雖然後來因爲有這機會幫助中國，也覺得是愉快。我解除了二十年來美國軍隊的職務，爲的是要做個自由的公民。我在一個油公司裏有那優渥的行政職位，所有的條件又很友好合作。這正是我享受有滋味的公民生涯的機會，想從此停止軍隊的漂泊生活。

中國需要近代的空軍，同時還需要西方。國家受有良好訓練的空軍人員協助她發展國防。美國駐滬商務部隨員是一個老飛行家，對於飛行事業異常熱心。他與中國要人往還頗頻，從他的提議，於是一隊巡邏軍人的美國公民來到中國，協助這件事業的完成。商務部許多熱心的職員盼望這事的展開，

竭力完成這個組織，我們空軍人員遂來到中國。

當時中國的境遇是這樣的：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侵略東北翌年，攻打上海，中國政府相信中國爲國家民族而抗戰，爲時已不在遠。欲建設沒有訓練的海軍人員，所費年限太長；而戰艦本身的資本非千百萬元不辦，且其數目一定爲日本所超過。

中國知道對外貿易必須靠海洋，並且知道一個國家能控制航路即能控制貿易。日本靠她地理的優勢，竟然控制了這些航路。堪察加（係蘇聯在亞洲之地）以南羣島，包括着台灣，都是日本的所有物，她可利用這些羣島，封鎖亞洲的海岸。

中國政府對於這個危機，便下了一個結論：中國需要大隊轟炸機配以驅逐機，戰鬥機，偵察機和運輸機，這有很大的防衛力而其代價比較低廉。

我於四十八小時內自新奧爾良乘飛機至華盛頓。電告中國政府接受聘任。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檢查美國空軍學校最近運來的二百左右飛行生的成績，以

這些人中選擇了十個飛行教官。飛行教官隊由瑪爾德任隊長，工程隊長則由克拉克(G. B. Clark)任之。另外聘請一位美國著名飛行軍醫及五位機械專家和我的一個秘書，組成這一行隊伍，護照切到手，我與妻子等共赴中國。

我們計劃航校的課程並攜帶，最新出版的教科書，這是當然依據美國航空軍校的教學和行政。因爲美國一會與中國動干戈，故所有的軍事航空，無一不和懸託出。但是我們保持美國公民的立場，我們並不是去加入戰事，我們的工作係純粹的顧問性質。

雖然，我們總靠自己的力量，一直爲着航空學校努力，信任了美國商用和軍用飛機的特性以後，中國在最初二年間曾購買二百多架各種式樣的飛機。美國飛行家爲中國建築了五所堅實的飛機倉庫和一個近代式的飛機場。在商業的觀點上看來，我們的使命，說成功了。但是我們的個人興趣都在教導年少英俊的中國人飛行。

中國政府開始約有飛機五十架，有英國造的，有德國造的，也有來自美國的，駕駛員約二百人，有幾人曾在美國學習飛行，多數駕駛員已練習過，至少五年了，他們曾經參加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時也在兜拿剿滅土匪，軍閥，和叛亂。他們大概知道飛機的飛行。但把這些飛行員甄別了一番，發覺二百人中有一百五十人欠缺才能和敏捷，並未達到中央航空學校所定的標準，如今必須的加以淘汰了。

自然，這批天賦的飛行員一定要設法保留他們

的職業。我們預料他們要用政治勢力或其他方法處理這事。但我們已得蔣委員長的同意，被退去的學生決不可以任何理由恢復學籍。蔣先生始終維持了這個諾言。

招收航空飛行生並不困難，我們起初計劃錄取名額以一百名為限，旋因報名的踴躍異常，遂在第二年級改取了一百五十名。航空是新事業，我們可以預言商用軍用的飛機是中國的救命星。投考的學生大多是年輕人，年齡當在十八至二十二歲之間。他們來自各省，離別了甜蜜的家庭，慈愛的父母和志趣的朋友，他們一定要把整個的生命獻給國家。他們在服役時也許可結婚，不過第一須獲得政府的允

許。航空先驅導這般青年聯絡和配合，他們學習西洋戰爭的方法，都很快的成功。他們是青年中的先驅者，宣誓盡忠於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這是在日本桐城北方擊中，有助於全中國英雄的士氣。這個學校的作用，勝過學校的本身，牠已變為統籌中國的最重要的工具。前年八月的事件，各省相率以道德和經濟扶助中央政府，實現中國的統一，這使日本和其他列強大吃一驚。

我既受任為政府的航空顧問，那末我的職責在準備有計劃飛機場的址點和根據地等等，並舉荐各戰鬥單元的場所。一九三二年時，大家相信日本要在五年間出全力征服中國，換句話說，她在一九三七年夏天要來佔領中國。當時蔣委員長將軍任航空部長，他相信以分散式的空軍較有力量，我亦實行的主張。從此成立了一個空軍總司令部，全

體軍用機都歸總司令部節制，所以便利事權的統一和號令的推行。蔣委員長自始迄今為空軍的最高長官。蔣夫人則任航空建設委員會秘書長；周至柔毛邦初將軍都是重要的指揮官。

中央航空學校的課程：最初四個月為初步訓練，總之以四個月的基本訓練，再授以高深的訓練四個月。與美國相同。我們中間最重要的職員為軍醫亞丹士，在美國很精細的遴選他到中國來，他教授中國軍醫怎樣選擇航校的學生，例如需要良好的平衡感覺，平均發達的肌肉，銳利的視覺和其他。亞丹士組織了航空學校醫務處，對於學校貢獻頗多。

人們數世紀來慣於陸地生活，中國學生正與美國一樣，不慣於空中的環境，在環境中要求正確方向的判斷力與敏捷的隨機應變。空中航行，速度很快，翱翔很高，而且氣候奇寒，還要抵抗暴戾的風勢。所以挑選飛行員着實須謹慎留心。空軍的飛行員復要耐得住陸地上經驗不到的飢餓和他種環境。

我們選過高中畢業的學生，他們確能搞得起飛行術，無線電，盲目飛行，運轉，氣象學等教練的。他們的工作能力，務必要伶俐的進取的和正確的，不論畫一張地圖或放一只楔針，也得要這樣。因為政府造就一個飛行人才要化去一萬五千金，駕駛的一架轟炸機要值二十萬美金。

我們航校學生，自八月間戰事爆發以後，許多已為國捐軀，就我所曉得的二人，——梁鴻榮和陳山昆。（譯音）有幾個其他中國空軍飛行員迄今尚生存着，據說遠空空的戰事，他們現已成爲全國

的英雄了。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元約是我們航校的男子武的宿將，名叫周庭方。（譯音）這個短小精悍的英雄，年僅廿五歲，天賦他優良的平衡力，他駕駛驅逐機，比轟炸機戰鬥機或偵察機特別有趣味。一九三七年八月，大批日本飛機出現于周君所駐紮的城市，他待機而動，飛入雲霄，高出日人的轟炸機，兜着圈子，忽然地迴旋疾降打下日機六架之多，其中二架是大型轟炸機，每機可容六人；光是飛機本身價值每架為十五萬美金。據中國官方報告，日本司令官亦在場，那司令官，與其他飛行員無責無贖同被擊下化作飛灰，周君乃獲到二萬元的獎金，像這樣鉅額的軍賞，周君並未接受，悉數捐給政府，以購軍火。

駐美中國官員斷言最初二個月戰事，中國曾打落一百架以上的日本飛機；並炸沉二條水雷艦逐艦和一只炮艦。他們也承認有一個熱心的飛將軍在空中投彈時，見到二艘敵艦間停着一只美國輪船，這位將軍以為美輪是協助敵人運輸，所以加以轟擊。

總之，中國空軍自己已有優良的成績。一九三二年級的航校畢業生無疑的沒有例外的都昇任為司令官或隊長。有幾個畢業生曾派送美國或其他國家以資深造。自此以後洛陽和廣州也設立航空學校由中國飛行教官與美國人共同教授。在訓練時期中——現改為二年，飛行生必須遵守嚴格的軍事訓練，現在每年有一萬多青年請求入學，結果，祇錄取四百名。最初六個月的訓練，地點在洛陽，考試及格後，送至杭州笕橋再訓練六個月，然後往南昌繼續練習。



每個飛行生的畢業，至少要有二百個鐘點飛行時分；這些鐘點恰繞赤道飛行全世界一週。差不多百分之十的投考者，通過心理與體格的檢查，及格人中約有百分之五十。得能順利地畢業航校。美國航校投考生的合格和畢業人數的百分比，恰巧與中國同樣。這倒是樞奇事；因為中國的飛行員很少機會乘坐機器腳踏車，修理或駕駛汽車，而他們駕駛飛機却較美國飛行員高興。

沒有人懷疑日本的勇敢與愛國心。愛國是他們的一種宗教。這告訴日本人為他們皇上而戰死是永遠不朽的。海陸軍的管理不屬於普通行政，正與美國彷彿；軍部部長即是總司令，海軍陸軍祇向天皇負責，任何內閣的組織必須取得這些軍官的同意。他們是有一個軍人的朋黨。一朝舉兵侵略，如一九三一年東四省事件及前及華北事件，日本全國堅着十分緊張的局面，公眾的熱情變成如羅熱病和患神經錯亂症。當陸軍和海軍出征時，（事前未嘗宣佈於國內）國家的榮譽，強迫着羣衆作軍人的後盾；若是人民違背了，就當作叛逆，就要受罪。

照目前而論，日本一心願望實現控制全亞細亞的迷夢，至少想統治中國，做到日本的孟羅主義。據征發一半的空军和三分之一的海軍轟炸中國的城市並封鎖八百英里長的海岸線。總指揮第一等的軍隊和主要的空军，但是在這最近數月內，僅不過威嚇中國的老百姓而已，却不能完成出師的目的。况且，她已被毀了在戰事初發的一二個月中，百餘架的飛機及其飛行員。這對於日本的驕傲有多大的打擊！日本軍隊可於上海附近登陸，日本的飛機可以

得到根據地，但是日本飛機無力制止中國的抗戰。任何空軍的效率是要靠：人員的精神，領袖的性格，飛行的技術與放射機翻槍的才能，飛機的本質，保護飛行的設備與機械，國內的實業家，良好的機師以為陸續的補充，和全國的專家，發明家與飛機設計家。

讓我們看日本軍隊的精神吧，這是第一等的。他們正在改進專門的戰術，他們是射擊的好手。但最大的遺憾，却為缺少機械專家和後備飛行員。他們的飛機起初是舶來的，現在則由美國和其他國家廠家供給設計而自己製造。即航空著名的國家飛機設計家也是風毛麟角，對於日本飛機改進的貢獻，自然不足稱道了。

日本自稱，他們於一九三六年化去六千萬金在航空事業上；軍用飛機數已達二千架。中國飛機的數量從未向衆報告過。她的飛機與零件大多來自國外；但數目不能洞悉。日本力說中國飛機有一千架；我猜想中國各式飛機的總數將到七百五十架。但是沒有人真正明白底細，因為這種飛機在白晝從未帶出來或排成隊伍給人檢閱——或令外國間諜計算。

自從一九三五年我們因契約期滿而告別了中國，於是中國的官員就自己經營空军，空軍的力量猛晉得很快，攻擊的力量和活動的能力，大有蒸蒸日上之勢。空军防禦體系發展到華北和華東，形成一個屬子式。各處的航空路線很好的適合於中國中部。飛機場視飛行隊的需要而日益增多。此外復建築不少的中間機場和機場根據地，以作防禦線的基礎。

飛機場的選擇和築造是困難的一部份，更緊要的却是中間點和據點供應站，這站可儲藏軍用品，飛機預備機件和修理的設備。這種供應站應該設於運輸便利之處，而同時又須難不易遭空襲的地點。只有訓練軍事智識的人員才可知道那裏有供應站儲藏着空軍的潛勢力。就購汽車與炸彈一事，供給一小隊飛機之用為數已很鉅。我深知這些問題在此有限的三年以內，中國空軍業已完成了。

中國空軍尚留有缺點，故中國空軍人員不能一應付日本的侵略。擊落中國一架飛機，其損失的嚴重性遠較破壞日本一架飛機來得大。中國飛機比較少，所以應該保存實力作軍事目標的攻打，決不可整批的「像狗打架」(Dog fight)似的無意義的一齊參戰。這是軍事家所公認的，就是轟炸機有力的攻擊往往可以命中確的目標，尤其是被轟炸者的力量較為單薄的時候。

日本空軍的經驗眼前有二個：一是造成恐怖；一是具有一定的軍事價值，如斷截前線生力軍的增援和軍需品的運往前線，第二個目標是賢明的，因為軍用品的阻礙，復足影響於戰事。中國認清這一點，拚命保全空軍的實力，以便用以襲擊日本軍事上的供應，所以一見了目標，即加以正確的轟炸。中國是覺悟了。歷史上告訴最近的十年，外國人奪去了中國二百五十萬方哩的土地，換言之，中國已喪失比現在她所有的國土更大的土地。她老受人家的剝削。現在她已在拚命的奮鬥了。噫！一萬哩以外，我很欣慰的知道我們協助了數百位英俊少年學習如何保護他們自己而與空中侵略者拚個你死我活！

## 廿七年我們同志的道路

汪精衛

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之後，於今已十三年。在這五十餘年中，我們同志所過的，都是艱難困苦從事革命的日子。民國以前，滿清政府，宰割全個中國，我們同志宣傳工作在海外，組織工作在國內，人人以能够深入內地運動軍隊，運動學生，運動各種社會，發起革命為最愉快的工作，人人以能够為革命而死，為其一身工作最愉快之結束。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就被袁世凱殺的殺，趕的趕。袁世凱死了之後，大小軍閥繼之而起，我們同志仍然一樣有的被軍閥捉住放在麻布袋裏拋入江中，有的被軍閥捉住，非刑拷打，會盡非人生活，以至於最後一死。至多不過在全國中小小一塊地方，豎起了國民革命的旗子，團結同志為同胞的嚮導，以與大小軍閥奮鬥。直到十七年至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不過三年，日本已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繼以熱河，繼以察北冀東，及至蘆溝橋事變發生，數月之內，舊都新都次第淪陷，南北各省同受蹂躪，看看要回到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的狀態了。現時我們同志之最大責任最大工作，不僅在於怎樣保全未喪失的土地，尤在於怎樣恢復已喪失的土地。因為中國國家亡與不亡，中國的民族滅與不滅，全看我們同志，對於已被敵人佔領的土地，有沒有辦法。詳細些說，如果我們同志，對於已被敵人佔領的土地，能不斷的想種種辦法，予敵人以致命之打擊，則是我們同胞生機不斷，國可不亡

，種可不滅，反之則國亡種滅，不能倖免。

敵人深知這當進攻中國的時候，不可不留聲大務求節省。數月以來，利用我們的交通，如鐵道公路等等，將十幾師的兵力，調來調去，攻陷了這一處，再攻陷那一處，絕不肯濫用兵力，同時並進。敵人又深知道對於中國的地方不難於攻陷，而難於攻陷之後，安然佔領，無所顧慮。所以於攻陷之後，必使用種種政策，以期達到安然佔領之目的。其一是麻醉政策，如近日所傳製造傀儡政府，即其一端。因為以中國的錢，養中國的兵，來殺中國的人，還不夠毒，以中國的錢養中國的士大夫，來治中國的人，纔算得毒到盡處，照敵人近來竄改教科書的情形，說不定將來還會把進士舉人秀才那一套拿出來。其二是恐怖政策，如近日所傳屠殺青年，即其一端。因為麻醉政策，不能施之於有民族意識的人，所以不得不以恐怖政策隨其後。這也不是什麼新發明，從前滿清入據中國，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廣州三日，早已幹過。以上兩種政策，使用起來，不但可以節省兵力，並可以濟兵力之窮。其使用之第一步，自然在都市，都市安全佔領之後，便以次漸及於鄉村，再加上經濟政策，以都市來吸收鄉村，這時候鄉村的脂膏，將源源經過都市以入於敵人之囊囊，於是國亡之後，種滅隨之。這是不忍

我們同志必須知道有料敵之明，然後有抗敵之勇，將敵人擊得過分張揚，所謂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固不是料敵，將敵人力量過分輕忽，所謂詛咒敵人，以安慰自己，也不是料敵。因為安附自己，不足以鼓勵自己的勇氣，反足以鬆懈自己的緊張精神，而同時對於敵人更加疏忽，較之張揚敵人為害更大。所以我們必須將敵人估量清楚，對自己安排停當方能不驕不餒，從實堅定，百折不撓的繼續幹下去。敵人對於所佔領的土地，暴力毒計，同時使用，已如上述，我們同志對於已被敵人佔領的土地，應該如何粉碎其力量，如何打破其毒計，不但是已喪失的土地，能否恢復的關鍵，而且是國能否不亡，種能否不滅的關鍵。關於辦法，且不具有，最必要的是我們同志應該同下着最大的決心，同發出最大的努力。因為我們同志是有經驗的有勇氣的，五十餘年來，我們同志所過的生活，都是壓迫下的生活，都是對於壓迫而反抗的生活。如今日本本的力量，比當時滿清更大，日本的毒計，比當時滿清更多；因之我們同志的決心，更要堅強，我們同志的努力，更要無微不至。我們同志，深知道在敵人佔領的地方，進行工作是不容易的，然而必要的。我們同志，只有將五十餘年一貫的精神，本來的面目，發揮出來，大踏步的向前去，全國已被敵人佔領的地方，如火如荼，血痕未乾，而且這些熱火，正在一步步的燃燒進來，我們同志，只有以熱血來撲滅劫火，並且從這些劫火裏把無數同胞拯救出來。這是我們同志當前的最大工作，也就是我們同志當前的最大責任。（原題：我們同志應有的決心和努力）

# 廿七年我們同胞的道

邵力子

中華民國由二十六年，進到二十七年，每個國民，必都具有不同尋常的感覺，因為國家和民族已臨到最嚴重的關頭，已迫使向艱苦之途邁進。過去一年裏，因為完成了民元以來未有的統一事業，辛勤建設，力求自存，遂為處心積慮一併吞我國的日本所長忌、由慢性的吞食，一變而為猛烈的鯨吞。敵人攻進的巨炮和重彈，益轟醒了我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由此而起的應戰，當然如蔣委員長所指示，「再接再厲，愈挫愈奮」了。

苦戰五月，失敗無可隱諱，但最後的勝利，決非徒託空言。軍事方面，雖因機械化裝備的不敷，不免敗退，但將士忠勇犧牲的精神並不因此沮喪，而戰鬥經驗，且因此猛進。淞滬晉北等處的抗戰，皆予砂人以重創，全國廣大的遊擊戰，更在逐漸展開。政治方面，籌備機關與設施，不能完全適切戰時的需要，但最高領袖，益為全國所信仰，中央與地方的法令，皆推行無阻，經濟財政的穩定，亦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苟由此再刷新，再調整，必能支持久戰。社會方面，雖組織訓練宣傳，皆苦不足，尙未能展到全面抗戰的預期，但國民雖備受蕩析離居之苦，並不怨懟，而同仇敵愾之氣，精誠團結之象，最後勝利的信念，以及維護後方秩序的自治力，反與時俱增。本此向前邁進，每一鄉村，終必能成爲殺敵致果的堅強堡壘。國際方面，雖因各國本身皆有困難，猶未能以全力援助我國，即國聯會議

，亦未定出一種有效的制約方案，但日本侵略的野心與暴行，已引起各國積存警戒，而中國抗戰的意義與努力，尤深得各國同情。偽組織不論爲何種方式，各國一致鄙視唾棄，而始終承認我國政府。只要世界正義不滅，終必有羣起制裁強暴的一日。凡此盛衰消長之機，均爲構成中國必勝之因。而且致勝的時期，決不很遠，致勝憑藉，又極廣大。全國若能失敗中討教訓，便能在教訓中得勝算。戰略要如何補充，軍民應如何合作，民衆應如何組織、訓練、宣傳，大家正在竭智盡能，力求改進。這都是勝利不遠的徵象。三民主義是我民族建國救國的遺產，抗戰以來，全國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及本三民主義以與發日帝國主義周旋的革命精神，均極強盛，有此基礎，終必能戰勝強暴。蔣委員長會說「三月的抗戰，中國已初步成功了」，過去幾抗三月，就有初步成功，那麼，今後再抗戰一年，當然可得全盤勝利。

即就兩國人民對於戰事的覺悟一點上看，亦可斷定敵必敗，我必勝。日本軍閥開始就估計錯了中國，以爲中國沒有真正統一，沒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力量，遂造成今日騎虎難下之勢，預伏新總潰敗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打勝仗，收敗果，得不償失。中國人民最初也不免估計錯了日本，以爲日本人民多不滿意戰事，日本的財政不能支持長期作戰，日本的兵力大部份要對付俄國，不能全用來侵略中

國，日本既有種種弱點，不難一舉殲滅，遂因過分的樂觀，種下今日的失望。日本軍閥，對中國錯誤的估計，不到全盤慘敗，不會澈底覺悟，這就是日本無可挽救的失着。中國人民對日本錯誤的估計，愈經一次失敗，即愈得一次教訓，這就是中國必得勝利的根因。日本要得勝利，最好是迫使中國屈服，這個幻夢，日本既無法使其實現，本尚有趕快自覺一條路可走，而日本軍閥又至死不悟，所以只得屈辱，這條光明大路，中國正走着，而且越走越堅定，越走越團結，所以必得勝利。際此萬象更新，護本最高領袖的明訓，「盡其在我，向前邁進」，神國人更發揮致勝的精神，更貢獻致勝的物質以阻遏今年更須堅忍苦鬥的戰局，使民國二十七年的完成國家統一，同垂史冊，方不愧爲黃帝子孫，方對得起殉國死難的將士與同胞！（原題：望國民向前邁進）

## 蔣委員長電令

### 取締遊擊隊

中央社長沙十三日電：蔣委員長頃自前方各省市軍政長官，取締奸民假借遊擊隊名義，妨礙治安。原電略謂：近聞各地奸民，假借遊擊隊名義，恃衆橫行，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種種弊害，不勝枚舉。是未見困難先以自擾，殊失全民抗戰之本意。應由各司令長官及各主任主席等一律勒令取締，不得稍涉瞻徇。并嚴飭地方軍警，禁止組織類似遊擊隊名目，以杜禍亂。仰即分別辦理具報。

# 廿七年文化界的道路

孫復工

抵抗倭奴侵略的戰爭開始以來，我們文化界同人，離開了文化城的北平，離開了根據地上海而踏上了淒涼的流離轉徙的征途，過着從未有過的亡國悲哀的生活，嘗着從未有過的辛酸而痛苦的滋味，這是多麼令人與感的一幕悲劇呵！

在這幕悲劇出演當中，有許多朋友已跑到了香港，有許多朋友進了廣西，有許多朋友分佈於湘漢西安，更有許多進到上三峽，倭奴底好意，把我們底文化界同志從上海與北平兩地趕到了我們內地各省，使風氣閉塞在偏遠的處所也直接受到文化界同志薰染，在或一意義上也許是不幸中之幸。但是暫時又覺得我們文化界同志離開了生活的老巢依然站在十字街頭，今後果將於何處去呢？何處是我們文化界同志的歸宿地呢？這難題立刻顯現在我們面前了。當茲二十七年的元旦，敢為大家在這里作一具體的解答吧，雖則我對於這問題解答的力量很是有限。

普通論到文化，常根據文化底目的，文化底標準，文化底方法三部門。現在我們要解答文化界同人今後的道路這一問題，我們也可以根據這三點來論列一下。

## (一) 認清文化底目的

文化底目的是什麼？我們簡單地說一句，就是救國。質言之就是復興民族，就是為取民族底生存。美國底史萊德說：文化是一民族生活底形式。俄

國底斯托克說：文化就是一個社會所表現的一切活動的總和。還有好些人說：文化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文化就是人類生活底形式與方法，文化為求生圖存之工具。徵諸以上的說法，文化離不開生活而存在是很明顯的。所謂生活最高的意義，無過於國家與民族。即以個人底生活與國家民族底生活比較，當然最先是求國家民族底生活，而後可以講個人底生活。這意義之所至，為了國家民族底生活，就是犧牲個人底底也無不可。我們明瞭這意思，再應用到文化底目的上面，就是文化底目的與其目的是為求個人的生活，無實說是求國家民族底生活的。我們底國家處在倭寇這種武力侵略的勢力底下，我們底民族處在倭寇這種無人道的殘迫殘殺之中，我們底國本危如累卵，我們底民族命脈氣息奄奄，我們若不急起直追，澈底覺悟，認定文化底目的是在救國，是在求全民族生存，我們文化界同志不但徘徊於十字街頭無所歸宿，而且會走入歧途，國家民族底沉淪不得而挽救，即個人底生活也就從而破滅無所底止了。我們須知國家民族底生活在高於一切，這是我們文化底最高目的，為我們文化界同人最切要的認識與覺悟呵！

## (二) 確定文化底標準

徘徊在十字街頭的文化界同志，認清了文化底目的，可以不至誤入歧途，同時還須確定文化底標準，然後我們底文化纔有準則可循，不致意見紛歧

發生互相衝突矛盾之弊。我們的文化標準是什麼呢？簡單地提出一個答案就是三民主義。文化具有普遍性同時也應具有一種高貴性，具有革命性，同時也具有一種歷史性。三民主義底原理告訴我們，「恢復民族主義條件有四：第一為恢復我國固有之好的道德，第二為恢復我國固有之知識，第三為恢復我國固有之能力，第四為做效外國之文明」。又說：「發揚我國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這就是說普遍性高貴性革命性歷史性四者更同時並重的意思。我們底文化標準如果偏重於普遍而不注意提高，那我們底文化將永久停滯而沒有進步可言；又如果偏重於革命而忽略了歷史，那我們底文化將是一朵插在花瓶裏的花，離開了它底根本，它的生命也斷乎不會永久。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 總理費盡數十年的心血所創的遺教。蔣委員長曾說過：「總理的遺教是淵源於中國國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國有的攬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所創造的許多真理，所融鑄之整個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是崇高偉大的學問，一方面又是切實可行的方案」。所謂淵源於中國國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是歷史性，攬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是革命性；近參酌中國國情是普遍，而再加以自己所獨見所創造的許多真理又是提高。我們以總理遺教三民主義做為文化標準，就因為是普遍與提高，革命與歷史四者兼顧並重的緣故。

## (三) 明瞭文化底方法

文化發展的方法，一是創造，一是模倣，一是

扶植。但此只就平時而言。若國家民族當存亡絕續之秋，文化界所負的使命創造模倣扶植已嫌迂緩而不逮，非有絕大的統制力量，不能發揮文化救國救民族的效果。故在這種非常時我們底文化方法所需要者為統制。質言之，就是政治底統制，經濟底統制，思想底統制，教育底統制，社會生活底統制。政治有了統制，國家才能應付緊急的時機與非常的事變；經濟有了統制，國家底經濟組織才有系統，才能增加生產，才能限制消費；思想有了統制，國民底言論信仰才能樹立中心的意識，才能確定一致的主張，才能標出人民共同崇信的主義；教育有了統制，國民底意識言行才能一趨正軌不致誤入迷途，才能矯正過去的個人的放任主義的教育；社會生活有了統制，國民底生活才能軍事化，才能生產化，才能藝術化。總之統制底利益：(一)可以集中權力增加政府的力量；(二)可以集中物力，增加經濟的力量；(三)可以集中思想確定人民底信仰。這是我們大家所公認而且為在國步艱難的現代中國必走的唯一途徑，是很顯然的了。我們文化界同必甘心長此站在十字街領作一個流浪的無歸宿者則已，否則，如果願意踏上實際的文化工作的途徑，除掉以統制為拓展文化底方法，其道無由。文化自由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正需要一個有力的有中心勢力的文化來約束我們這一個散沙般的民族。今後我們文化界同志切要明瞭這重要的一點。

標準主張，並不按照統制方法宣傳只是憑着自己底直覺，漫不經意說一些新奇好聽的時髦的名詞，與主張適合國情與否，有歷史的根據與否，能實行與否，一概都不管。所以這幾年來文化人在社會上漸漸為人鄙視，實不是無因的。尤其是「能說不能行」這一弊病幾乎成了文化人底根性，這是使文化界信仰墜落的一大原因。比如宣傳救國，我們自己就應該有救國的行動表現出來給大家看；宣戰抗戰我們自己就應該有實回抗戰的行為表現出來給大家看。最近報載漢口曾有一派青年喊出組織民衆的口號，打出抗日的旗幟，遊行示威，但至於政府允許他們組織，要他們簽名加入訓練，却不願意受訓。這種現象實在是在我們文化界言不顧行的劣點的大暴露，質言之，即是文化界同志沒有按照以救國為文化底目的，以三民主義為文化底標準，以統制為文化拓展的方法，以這三原則來做文化運動所得的結果。我們以後應切實覺悟，應切實懺悔呵！

### 上海不愁沒有工作

夏衍

國軍從上海市區撤退，許多救亡運動的工作者也從上海「撤退」了。當然，我們覺得上海今後工作的困難，和內地救亡運動的重要，但是上海就是這樣的可以放置不問了嗎？讓他成爲孤島嗎？讓上海幾百萬人做敵人的順民嗎？不，我們的回答是一千個「不」字。

今後的工作要從表面到內層，從進步的對象到落後的大衆。工作方式要從「表現的」改換到「永

久的」，「浮燥的」改換到「着實的」，我們要「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惡鬼」。任何時，任何處，任何人，都不要放過我們工作的機會。眼淚向內流，仇恨從心記，看一看燒了五天還不熄的火，看一看滿街滿市的難民，滿病院的傷兵，遍戰場的骸骨看我們的恨，我們的仇，能在片時片刻忘記嗎？

特別是婦女界，在這種場合，工作最要緊，最有利，對敵人的打擊最殘酷。你們千萬萬的兒女，你們萬萬千的姊妹，都等待着婦女先覺者的教育，宣傳和組織。你們的工作對象最普遍，你們的工作場所最隱蔽，最安全。你們的陣營，敵人最難打擊。你們是一切救亡工作者的殿軍，你們的責備最重大，你們的名字最光榮！

敵人最害怕的是我們的抗日教育，現在，也許他們可以修改我們的教科書，可是他們果真能夠杜絕我們一切家庭內的母教嗎？我們將這仇恨深深的地印在下一代國民的心版上。

敵人最害怕的是不賣日貨，現在，也許日貨要在這「孤島」裏泛濫了，可是他們即使有法子可以叫商人一定要賣，他們果真能強迫我們家庭婦女一定去買嗎？我們要惡鬼毒蛇似的宣傳組織，要做到沒有一個女人買一個錢的東洋貨！

國軍撤退了，公開的活動被迫停止了，但是，我們要挺起胸膛的說：「上海是我們的！有二百五十萬的後備軍分佈在每個家庭裏不讓敵人便宜地占有上海，上海是我們的！永遠是我們的！」（文藝）

# 蘇聯出兵問題筆談會

家麟 龍章

## 執筆者

長 錢 陶 楊 陳 李 陶  
江 俊 百 公 紹 公 希  
瑞 川 達 處 樸 聖

長江：南京撤退以前，一般民衆對於抗戰的認識是比較粗淺的。自然當時中妥協份子和恐日份子是不足論的，就是主張抗戰的份子中，也或多或少地建立其抗戰勝利的預想於下述三種基礎：

第一，以爲國際絕對不會允許日本單獨的任意進攻中國，特別是蘇聯必將有相當直接行動。

第二，日本國內之反戰勢力，必然抬頭，日軍之攻擊力，必然薄弱，稍遇打擊，有叛變可能。

第三，中國之常備軍與過去所修之國防要塞工程，必可予日本以極大困難。

然而五個月抗戰的經過，證明這些預想，並未在抗戰中表現決定的力量。國際趨勢對日本比較在不利益方面多，但是國際並未會以實力，裁制日本，全中國嚮望蘇聯，到今天還沒有打擊日本的行動。日本國內反戰空氣與不振作的士氣，並未能

表現到阻止戰爭。至於中國南北戰場所謂國防工事，簡直沒有發生任何偉大的抵抗力，而所謂構築最近代化最完備的江浙區要地帶，其失守經過，簡直令人啼笑皆非。（節自抗戰第三十三期）

錢俊瑞：今天誰是日本帝國主義主要的敵人？我們說蘇聯是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敵人；其次，就是我們中國。蘇聯和中國在今天都是不能和日本帝國主義共存的國家，今天蘇聯絕對不能和日本妥協，正像中國絕對不能和日本和解一樣。

我們對德意應當盡量使牠們中立，對英國應當盡量擺脫牠的消極作用，進而爭取英國人民的援助；對美國和法國應當盡量爭取牠的同情與援助，同時推動牠們憑着牠們與蘇聯的密切聯絡，進一步糾正英國德意侵略者的政策。至於對於蘇聯，那只有我們自身的工作了，我們應當立即發動抗戰和蘇聯締結互助公約來取得牠在物質上精神上雄厚的援助，不單這樣，我們還要透過蘇聯影響法國美國和英國，使牠們更趨於積極。我們堅決地認定：聯合蘇聯是一切弱小民族的關鍵。所以我們建議，我們全面積極外交的起點，應該是和蘇聯締結互助公約。（節自國民第一卷第十五期）

陶百川：中蘇關係久已成爲撒謊的中心題材

蘇聯在最近期內何嘗肯對日本單獨作戰。何嘗肯與中國訂互助協定？何嘗肯放棄外蒙古的支配權？然而仍有人說蘇聯即將對日作戰，援助中國：蘇聯願與中國互助協定，祇是中國不願；蘇聯將以外蒙古歸還中國，並令外蒙古出兵抗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去職，明明表示蘇聯不滿意他的積極態度，不願與中國談判互助協定，而說者仍謂蘇聯極願訂互助協定，祇是不滿意他去和某人談判。新任大使明明是新疆迪化的一位領事，而說者乃謂他是加倫將軍的參謀長，負有軍事上的重要使命。最近外間又有一種傳說，以爲中國戰而不宣，不足表示抗日的決心，所以蘇聯不能信任中國，不願取積極態度，祇要中國對日宣戰，蘇聯就可拔刀相助。一部份人又說，祇要戰事能够在南京與武漢之間支持兩個月，蘇聯就可對日作戰。我不否認蘇聯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在去年曾在蘇聯住過好多天，自信是蘇聯的一個同情者，然而上述許多人的說法，據我所知，多半不是事實。（節自民意第一期）

楊公達：大家對蘇聯極熱望着，第不知蘇聯期待些什麼？

從「九一八」到現在，蘇聯對遠東的外交，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蘇聯對日本的退讓；第二階段是蘇聯中國的接近；第三階段是蘇聯對日本的要求。

這幾年來，中國並且很同情蘇聯的環境。日本眼望着英美間的矛盾與蘇聯當時的孤立，才發動

局事變。故蘇聯輕地退出北滿，與日本謀苟安，是不足深責的。即一九三三年蘇聯拒絕與我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當時蘇聯的西方外交尚未成功，故不願擅然與一無力量的中國切實攜手，以觸日本之忌。可是，到如今情勢則大不同了。

第一，蘇聯在西方和東方的外交，算是全盤成功了。

第二，蘇聯的軍事佈置和國防建設儘就其本身已經是足夠的了。

第三，戰時經濟的條件，蘇聯更是成竹在胸的。

第四，蘇聯內在的矛盾，現在算是已經解除了。

綜上的話，如今蘇聯所處的是黃金時代的環境。蘇聯應當把握着機會，勇往直前地負起他的使命。不然，這黃金時代是不會久的。

望蘇聯見勇爲，不要失去了中國的友誼，也謹防自陷於孤立！（節自民意第一期）

### 陳紹禹：「關於外蒙和蘇聯出兵兩個問題，一般極爲注意，據你的觀察如何呢？」一位朋友問

陳紹禹（王明）先生。

「外蒙出兵的問題——紹禹先生答——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兵的問題。因爲外蒙人口共只八十萬，並且據最近的統計，每三個人還有一個喇嘛。固然外蒙的軍隊是機械化的，有最新式的坦克車，有飛機，有軍艦，但是他的常備軍只三四萬。就是以最高

高限度而言，每十個人中抽一個人，也只有七八萬軍隊，還沒有餘力來幫助中國。」

「至於蘇聯，我們揭開列寧和史達林論社會主義國家任務的著作，牠幫助中國的條件，還沒有成熟。第一，從前帝國主義是一條陣線來反對蘇聯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現在牠們則分裂而成爲兩條陣線，這對於中國和蘇聯都是有利的。我們現在應當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立，來增強自己的地位，不要弄得使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來反對自己，好像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那樣。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蘇聯出兵，則英美害怕，倒在侵略陣線那邊去，反對我們不利。第二，假定蘇聯出兵援助中國，則德意根據軍事同盟，便可從西方來進攻蘇聯。固然，現在蘇聯的力量，東西可單獨應付，但這樣一來，戰事範圍擴大，蘇聯要全力去對外，援助我們的力量，反而要減少。所以，就目前的形勢說來，蘇聯出兵，對於中國，以及對於牠自己，都是不利的。只要蘇聯能在物質上和專門人才方面，給我們以援助，新式的技術和自己的人力配合起來，我們就可造成抗戰的堅強力量。」（節自抗戰第三十二期）

### 李公樸：我們近來有一種非常錯誤的觀念，就是關於「希望蘇聯出兵問題」。

本來這問題，最近刊物上也有解釋的。不過問我們許多高等的知識份子，仍還在埋怨悲觀，甚至於說：我們不同日本訂「防共協定」就是在幫蘇聯打。這恰恰是上了敵人陰謀宣傳的大當。我們知道：這消息最初這同盟

社和海通社捏造的，他們的用意：第一，是挑撥和平陣線間的意見，因爲蘇聯出兵，馬上就要牽動許多和平國家，如英美法尤其法與蘇，是有攻守同盟的，他們這時誰也不願意陷入戰爭的漩渦，如蘇聯單獨行動，對和平陣線是不利的。第二是藉口加強侵略的集團，因爲以蘇聯既出兵助華，德意就當然可以公開助日。第三，是造成人民對蘇聯一種不合理的希望，因爲他們知道如果中國人民這種希望變成了失望，對蘇聯是會發生反感的，這也可以說是敵人離間中蘇感情的一種陰謀。（節自全民第五期）

### 陶希聖：中國今日在存亡生死的關頭，言論界一面固然要鼓勵戰氣，一面也應當叫一般國民明白現實的情形，擁戴政府，決定國策。用幻想來蒙蔽和引誘國民，是不能持久的。用幻想來引起國民的熱望，其結局不過是促起國民的失望。幻想是會被事實打破的。

言論界在過去曾經一度用蘇俄出兵參戰。引起國民的熱望，於今熱望的事實到那裏去了？現今又有一種幻想，以爲英日兩國的鬥爭，還要加強加緊加急，我以爲這個幻想是又要被事實打破的。

中國並不是不爲國際和平而戰。中國所以爲國際和平而戰，是因爲國際和平是中國民族生存的條件。中國之戰，到底爲了中國民族的生存。中國決不能爲了國際的苟安而犧牲民族的生存。如果我們明白了這點意義，我們在集體安全破壞以後，各國尋求新均勢的如今，外交政策是應當再檢討的。（節自武漢日報）

# 平津近影

某日文報紙會說，當華北軍事情勢宣告完成時，將舉行一日滿中三國經濟會議。擬討論論主要問題有如下六項，

- (一) 經濟組織問題。(二) 貨幣制度問題。
- (三) 進一步考慮發展華北經濟之責的機關的問題。
- (四) 修正海關稅率，促進中日貿易問題。
- (五) 獎勵外國投資問題。
- (六) 關於華北「特殊貿易」的問題。

關於海關的問題，在長期和困難的談判之後，已獲得了臨時的解決，得發表的許可，總之這大半是靠外交的技巧，和總稅務司梅樂和的慷慨得來的。從前在青島及其他各處中國海關服務的日職員，現已大批的召到此地來，專司檢查日本船隻。因此許多的中國職員被裁掉了。

雖然日方宣布將忠實地與海關合作但「特殊」貿易還是繼續無阻，大批的貨物從冀東一帶輸送進來，毫未納稅。從日本進口的大批麵粉究否已經納稅，也極為可疑。但我曉得此地俄國店主們，因為習慣上總在大連購買食物，所以當他們攜帶少數麵粉到達目的地時，他們的行李則被迫帶進海關檢查，並非納稅不可。

不消說，當地政府各部各科各局，都一樣聘請了許多的日本顧問。公安局的顧問是池上少校。今年冬天，此地並不設保安隊，只有少數，約二千入左右的保衛團而已，軍隊隊員都是徒手的。在街上

時常可以看見他們徒手排成一排一排的，在一個穿着日本憲兵制服的人指揮之下從事操練。

吃鴉片，開鴉片館的人都得到許多許多便利，本地司法長官早已下令廢除從前南京頒布的販毒者吸毒者處死刑或重刑的命令。

教育局下令各學校必須規定日語為必修課程。郵政方面在許多日本顧問協助之下，還照常工作，但察哈爾綏遠一帶的郵務則已完成被接收了。

雖然商業完全停頓鐵路交通仍在繼續改善。現在有大批的軍隊和軍用品（是在蘆溝橋事變後調來者）陸續由天津東運，有二萬人左右已登大沽的運輸艦，其他則由秦皇島至滿洲，大概是開到邊境去的。現在由於軍運的大減，火車業務已見改善，時間也已修正，但較之事變前則非常遜色，天津的生活已稍上軌道，日租界與城區間的障礙物卸除之後，商店逾四五日的較大商店，也都相繼復業。

北平附近大規模築路修路工作已經開始，最近有大批的鐵路用品運來，大極是用來增築由滄州至古北口再由古北口至承德關的鐵路以與北平連接。但由於古北口附近路面崎嶇，築路工作極困難。平漢綫交通已部份恢復，但僅開至保定而已，十一月底或可通至德州（指揮津浦綫）或石家莊。

Oriental Affair (十一月號)

## 我們這個刊物

編者

我們這個刊物，真是一個道地的「雜誌」：因為它無所不談，無所不有。

我們的這個雜誌，又如一碗「炒三鮮」：因為裏面有「文摘」，有譯文，也有創作，而這三種材料，我們希望其各佔三分之一。

文摘的優點，是「取精用宏」，忙人讀之可省時間，寒士讀之可省金錢，然其缺點在於材料的比較陳舊，所以必須補充一部份特譯特寫的稿件，而後才有獨到之處。同樣，祇有譯文和創作，也不配說是兼收並蓄，而且不能收「取精用宏」之效。

以這一期而論，有四篇特寫稿，有兩篇特譯稿，我們還嫌太少，但為篇幅所限，不能不將他稿留登於下期。

選摘或轉載的幾篇文章，都是名作，我們希望其能夠適合讀者的需要。

「筆談會」是我們特創的「文格」，我們對此擬繼續努力。我們並擬絕對引用原文，並絕對避免斷章取義的毛病。我們敢以人格担保對讀者和原作者的忠實。

有一點應該聲明：本期封面插畫的辭句和王芸生先生那篇論文的題目，都由編者徵得原作者的同意而加以改易，尚有兩篇題目的改易，未及徵求原作者的同意，不勝抱歉。

我們的態度，已在本期第一篇中約略談及。我們希望同情我們的讀者，把本刊作為他們共有的園地，不斷的加以指導，加以耕耘！